

夏来了

立绿为夏

□何愿斌

立夏时节,大地的绿是一种油绿,画家的浓墨似泼出来的,水淋淋,闪耀光泽。老宅堂前,桂花深绿的枝条被浅绿取代,团团如盖,那些去年的叶子躲藏在暗影里。两种绿成色分明,像一则谜语的谜面和谜底。墙角梅业已满枝,黝黑的枝丫披挂绿装,绿里透红,洋溢着笑意的青春。新茶绿满坡,茶农和露而摘,飞鸟相呼,应答不绝。在山峦的层层青绿间,偶尔会闪现出一道白、一段紫,紫的是楝花,白的是茶靡。开到茶靡花事了,又一个春天不折不扣地归去了!

田园也是绿的,麦子长得半人高了。麦田密不透风,飞鸟很难钻进去。那些麦地里的杂草已经成不了气候,无须再拔。站在麦田边际,我抽出一根麦穗,将它做成麦笛,试图召回童年的乐音。麦笛悠悠,但是童年的那群小伙伴呢?百里之内,已无一人。现在在麦田边很难见到儿童了,即便有,也是在大人的视

野里,在咫尺呵护范围之内。立绿为夏,柔软的麦苗站成秸秆,我期望很多儿童和当年的我一样,在浓绿的夏天,快速成长。麦子熟时是“麦秋”,人在少年时,总要体验一回早熟的秋天。油菜迎来收割季,春天最早的繁花结成硕果,孕育出清亮的油汁。立夏,是植物的成人礼,是一册厚重的宣言书。

池水是绿的,青草拂堤,杨柳垂丝,波光粼粼里游动绿色的飘带。我喜欢初夏的水,“青草池塘处处蛙”。每当暮色垂临,蛙声叫得热烈,像演出的擂鼓者。人倚枕上时,如同睡在鼓乐间,明月高悬,彻夜不歇。白日里,独坐树下木桩,持书卷静读,绿叶遮天,星星点点的日光如雪花洒落身上,幽绿浮动,如行碧波中。这番感觉正是桐城派先贤刘大槐《缥碧轩记》所书写过的:“右树以桐,左植以蕉”“兀坐其间,几席衣袂,皆为空青结绿之色”。

立夏之始

□赵仕华

记忆中,那个立夏时节的来临,伴随着悠长的鸟鸣声。晨曦尚未完全照亮天空,空气里透露着一丝凉意,似乎春天不愿离去,留下最后的足迹。晨曦中的人们漫步在田间小径,露珠悬挂在秧苗之上,宛如无数繁星降临人间,晶莹剔透。

在村口的古柏树荫下,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围坐在一起,共同回忆着往昔的点滴。他们谈论着今年天气的变化如何影响了田间的庄稼,分享着立夏之后农事活动的种种经验。虽然岁月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,但他们对农事的热爱和对土地的敬仰从未改变。他们的言语中充满了对农作物生长的期待,以及对未来丰收的诚挚祝愿。

我常在这样的日子里,沿着乡间小路漫步。路旁的槐树已经长出嫩绿的新叶,它们随风轻轻摇曳,似乎在欢迎每一位经过的行人。田野里,农民们一如既往地忙碌着,有的人弯腰在地里除草,有的人背着背篓缓缓前行,背篓里装着刚刚收割的油菜籽。

立夏之际,春去夏来,万物生长的节奏愈发明显,每个生命都在用力地拔节成长,每一棵作物都在努力地结出硕果。在这样的季节里,我总能体会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,它来自大地母亲朴素而真挚的馈赠。

午后的阳光炽热起来,孩童

们在小溪边嬉戏打闹,水面上的涟漪圈圈相扣,好似无数个小小的梦在相互追逐。而那些坐在大树下纳凉的老人,则在谈笑间展示他们对生活的态度——淡然、知足且充满智慧。

夜幕降临,蛙声此起彼伏,构成夏日中最真挚的乐章。在这样的夜晚,我常常燃起蚊香,闲坐于院中竹椅,仰望星空,任思绪缥缈。繁星闪烁,宛如夜空中的露珠,照亮了内心深处那些朦胧的梦想。在这宁静的时刻,我感知到时光的脚步在我耳边轻语,诉说又一个立夏的来临。

一年又一年,立夏如生命的驿站,敦促我们珍视每一个瞬间的美好。它使我们感悟到时光的珍贵,使我们深知无论世界如何变化,自然的法则都值得我们尊重与敬畏。每一个立夏皆为一个崭新的起点,每一份温暖都值得铭记与传承。

立夏,不仅是节气的名字,它还是生活的态度,在这个节气里,我努力尝试与自然同呼吸,共成长。努力尝试在繁忙之余停下脚步,用心去聆听大地的语言,去观察万物的轮回。

岁月如歌,我们在立夏的序曲中,静待花开,静观云卷,静享生活的每一个温馨瞬间。在自然的怀抱中,我们得以领悟生命的真谛,感受岁月的温柔,让心灵找到归宿。

浅夏胜春

□吴建

“落尽红芳入夏初。”初夏,桃花、杏花、梨花都已完成了它们的使命,残红褪尽。然而,飘落在树根部的花瓣,花香依旧。几经风吹雨打,又化作滋养它们的后代——小青果的养料。“槐阴绕屋竹扶疏。”各种树木新叶初长成,一树一树蓬勃着新绿,新叶绿得发亮,绿得深幽,用手一掐,还能指出水来。那郁郁葱葱的绿叶间,隐藏着一个个青青的小果,好似害羞的小姑娘。清风徐来,她们探出头,好奇地张望着这个新鲜美丽的世界。

初夏的风仍旧和春风一样柔柔的,暖暖的,但煦风中略带温热的气息。熏风中送来一缕淡淡的馨香,那是泡桐树上盛开的紫花弥漫的香气。虽然此时花事已过,但仍有一些树喜欢在孟夏开花,比如泡桐。它的花朵硕大,状如风铃,淡紫色,香气浓郁,在树枝上成排成列,蔚为壮观。在这个季节里绽开的还有栀子花、广玉兰,不过,它们的花朵是洁白的。在我的眼里,初夏开放的花儿不是红得发紫,就是纯白如玉,而且香气馥郁,展示着初夏特有的旖旎风光。

“一雨临初夏。”初夏的雨已经没有了春雨那般绵密,但也少了盛夏的雨那般急骤狂暴,总是下得不疾不徐,轻轻地,缓缓地,淋湿这一季的思绪。这样的夏雨是最具情调的,稍张扬而不矜持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。”到了梅雨天,雨儿又像秋雨一样缠绵,一下就是三五天,甚至十天半个月。雨声滴滴答答,轻吟浅唱,似在弹奏一首舒缓曼妙的钢琴曲,温柔地沁入你的心扉。初夏的雨,像少女般可人又可恼。“雨后风光夏景新。”微雨过,芭蕉绿,樱桃红,箫声重,榴花开欲然。

初夏的阳光有点微辣,俨然稚气未脱的少年,初露锋芒,但它远没有盛夏的阳光炽热灼人。偶尔在正午时稍微发点威外,早晚还是温和的。湛蓝的天空中,白云悠悠,清清爽爽。鸟儿在蓝天飞来飞去,累了就站在树枝上吟唱。婉转的歌喉犹如被初夏的露珠润透了一般,晶莹剔透。

荷塘里,小荷的蓓蕾如娇羞的花季少女静雅而矜持,旁边的荷叶就像护花使者,簇拥着这个美丽精灵,随风晃动。蜻蜓在荷叶之间来回穿梭,红色的锦鲤成群结队在碧水间畅游,好一幅“鱼戏莲叶间”的美图。

“梅子黄时雨又晴,春衫未脱暑犹轻。”初夏,孩子们最活跃了。虽然春衫未脱,酷暑未到,他们可以追蜂捉蝶、尽情嬉闹。而年轻的女子却迫不及待地换上薄衫长裙,展现美丽的青春。老人走出了家门,在小路上踱步,沐风,晒太阳,悠闲地度着光阴。“农月无闲人,倾家事南亩。”初夏已进入农忙,勤劳的农人们点豆种瓜,割油菜剥蚕豆,整天在田间忙碌。

趁夏不燥,风不热,尽情享受这初夏的美好吧,既然春风留不住,初夏美景莫辜负。

蚕豆的夏天

□梦娇

记忆中,立夏这天,外婆总会变着法子用蚕豆做美食。

我曾与外婆一起去田里摘蚕豆。印象中的蚕豆矮矮的,大约七十至八十厘米高,一排排叶子密密地将我们包围。肥美的蚕豆有的向上生长,有的弯了腰。我和外婆一条接一条地拔下,攒满整个大竹篮之后就打道回府。

最方便的快手菜要数葱油蚕豆。外婆利索地穿上深蓝色围裙,先热锅再倒油,把小葱段和洋葱段煸炒一番,盛出来,而后把蚕豆铺进喷香的油锅里,静置一会儿再翻炒。直到把蚕豆焯出水分,再加一点水,盖上盖子焖两三分钟就熟了。出锅前撒点盐和葱末,一盘热气腾腾的葱油蚕豆就做好了。

外婆还会做蚕豆糕给我吃。做蚕豆糕不仅要剥掉蚕豆壳,还要去掉豆衣。我常常想,蚕豆生长在这天地间,有一层又一层的保护,真为大自然所珍视啊。外婆将蚕豆瓣加点盐焯水,水沸腾后两分钟捞起来晾凉。将面粉、糯米粉和蚕豆混合,慢慢加热水慢慢揉,一直揉到没有干粉的状态。再将其搓成圆柱形面团,切片上锅蒸熟。熟了之后拿出来晾一晾,就可以吃了。我吃蚕豆糕喜欢蘸着红糖,香香甜甜,很有嚼劲。

有一次,在饭店尝过一回咸蛋黄蚕豆,简直鲜掉眉毛,第二天就吵着让外婆做给我吃。外婆自信满满地说道:“这还不是小意思吗?”外婆从厨房变出三枚咸鸭蛋,将蛋黄掏出,用擀面杖的一头捣碎,热锅内倒少许油,油锅中倒入咸蛋黄,翻炒至蓬松冒气泡。这时候,吐着泡泡的咸蛋黄弥散着高温历练后的浓香……此时,外婆再将焯过水的蚕豆瓣倒入锅中,翻炒均匀。我迫不及待地舀上一勺,吹了吹就送入口中,这味道,一点儿也不输饭店!

还有一种吃法是炸蚕豆,专门有一种牛肉味兰花豆的零食,咬起来“嘎嘣”脆,深受大众喜爱。

每年没吃完的蚕豆,还可以做豆瓣酱。外婆将蚕豆瓣蒸熟后,用筷子打散晾至温热,倒点面粉、撒一包酵母,边搅拌边捏碎,手起手落间,豆子仿佛在旋转、跳舞。搅拌好后用塑料膜蒙上,再盖一层绒毯子,让它自己待上一天一夜。

等蚕豆发酵好,将其倒进一个大盆中,撒入辣椒粉、花椒粉,放入生姜末,倒入酱油、食用油,再多放一点盐,搅拌的时候就有油滋滋的香辣味弥散开来,青青的蚕豆也渐渐变成了火红的颜色,像极了热烈的夏天。

每年外婆家收获蚕豆的时候,我就知道,夏天来了。而外婆的这一罐罐豆瓣酱,每次用完放进冰箱,可以一直伴随我们到下一个夏天。